



当 / 代 / 阅 / 读 / 经 / 典

ZHONG HUA SAN WEN

中华散文

百年精华

贾平凹 主编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当 / 代 / 阅 / 读 / 经 / 典

百年精华

ZHONG HUA SAN WEN

中华散文

《美文》杂志社编选

贾平凹 主编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当代阅读经典 / 贾平凹主编. —北京: 人民日报出版社, 2004.5

ISBN 7-80153-882-X

I. 当… II. 贾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1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35800 号

书 名: 当代阅读经典
中华散文

主 编: 贾平凹

责任编辑: 曼 曼

装帧设计: 天地人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人民日报出版社 (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: 100733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北京市富达印刷厂

开 本: 787mm × 960mm 1/16 开

字 数: 1500 千字

印 张: 125

印 数: 5000 册

印 次: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80153-882-X/I · 079

全套定价: 140.00 元 (本册 28.00 元)

序

世上的事都是对应着发展的，说过了兴旺繁荣，还要说去粗取精。如今的人口多得计划不住，大街上排队，火车里超载，于是人事部门就四下里忙着去挖掘人才。人才是天生的，是精英，却是沙里的金子，要淘，要洗，要天工开物。今年是《美文》杂志办刊的第十三年，十三在西方人眼里是不好的数字，在我看来却吉祥，《美文》的一个编辑部就在一个楼的十三层，今年里诸事皆顺，而且杂志的发行又有了大的进步。《美文》从创刊的第五个年头起，开始出版精华的选本，最近几年选本出得更多些，读者的热心反响让我们心慰。到今年，有出版家更厚看《美文》，且是出版成套的丛书，丛书名字叫《当代阅读经典》，这话言重了，《美文》是不敢妄称经典的，但换一个角度讲，名字不仅仅是符号，还是一种愿望的传达，小门小户的人家给孩子取名字多是呼龙唤凤的，我们敢担下这样的书名，也是我们有崇尚经典的心。

这一套书主要是从《美文》创刊十三年以来发表过的作品中编选的，为减少和其他的选本重复，在出版方的建议下，也收录了之外的一些文章，谨在此向读者说明。

贾平凹

2004.10.26

目 录

序 / 贾平凹 (1)

低下头是人间

- “真”亦可“畏”——吴宓先生史片 / 周汝昌 (1)
请自重,涵泊兄 / 孙见喜 (5)
小巷美人 / 李天芳 (10)
我的母亲汪曼云 / 李 锐 (14)
洋教师乔治 / 高芸香 (20)
低下头是人间 / 朱寒讯 (26)
四片叶子 / 李宗奇 (33)

大地上的事情

- 中国西部 / 朱增泉 (37)
红叶初染净业寺 / 樟 叶 (41)
去法兰西 / 崔京生 (46)
大地上的事情 / 苇 岸 (51)
雁荡杂记 / 林斤澜 (54)
寂寞书院冷 / 叶文玲 (59)
人 民 / 杜爱民 (62)
拉斯维加斯之夜 / 章 武 (65)

应是绿肥红瘦

- 丽娃河畔的生活 / 周佩红 (69)
亮缎绵袍与虱子 / 朱文颖 (75)
落雪苏州 / 燕华君 (81)
邮局与邮差 / 代 薇 (86)
“深蓝”之前,不亦乐乎 / 童 蔚 (91)
尘封与独处 / 张立勤 (95)
清水里浮出的莲 / 钱江丽 (101)
应是绿肥红瘦 / 苏沧桑 (107)
在以色列大使馆的最初日子 / 王 芳 (113)

一个人的和声

生活以及和生活有关的事情 / 聂 晶	(118)
亲近泥土 / 王充闾	(126)
夜泳 / 舒 婷	(131)
一个度假者 / 俞 可	(133)
一个人怎样变得衰弱 / 彭 程	(140)
琐记飘零 / 缪志杨	(146)
生无恋·死无畏 / 姜俐敏	(150)
一个人的时代 / 朱以撒	(154)
一个人的和声 / 白 涛	(160)

繁星与野花

颜 色 / 阿 颀	(175)
守望山垅 / 陈志泽	(181)
伦敦的速度 / 南 帆	(185)
吧廊里的风景 / 丹 姪	(189)
李商隐与商州 / 洋中鱼	(194)
繁星与野花 / 詹克明	(199)
杂合面 / 徐光耀	(207)

让我们活着感到美好

人性的灯盏 / 张小放	(211)
民间的经典 / 吴克敬	(215)
熟梦地 / 姜宇清	(224)
汉代人的悲情安顿 / 费炳勋	(229)
让我们活着感到美好 / 伊 甸	(235)
读词 / 鲍鹏山	(239)
荒原笔记 / 殷常青	(247)

暗盒笔记

当代阅读 / 季 进	(254)
暗盒笔记 / 于 坚	(261)
时间之水徐缓而过 / 筱 敏	(266)
那年桥南 / 王 锋	(274)
边缘及其他 / 薛青峰	(280)
藏胞·青草·喇嘛庙 / 仵 埂	(286)
女人心情 / 刘 君	(291)
一个人在海外 / 李玉皓	(299)

告诉你这样一段人生

周围 / 汗 漫	(307)
我是乌鸦 / 李 森	(313)
我们怎样成为敌人 / 程 颢	(319)
粗 糙 / 马 莉	(323)
原始居民 / 李 旭	(327)
写作的意义 / 张 生	(331)
毛兔,秋天了 / 习 习	(337)
追忆往日似水的爱情 / 燕华君	(343)
告诉你这样一段人生 / 冯积岐	(347)

情人节玫瑰

生活中最初的重量 / 单士兵	(353)
米 粒 / 车前子	(359)
从乡村来到城市 / 陈礼贤	(366)
漂档先生 / 吴凤珍	(371)
马路的秘密 / 杜爱民	(376)
情人节玫瑰 / 燕华君	(380)
下雨天 / 冯积岐	(384)

“真”亦可“畏”

——吴宓先生史片

周汝昌

杜少陵曾有云：“畏人嫌我真。”

诗圣的这一句，只五个字，却有几层转折。第一层，主眼是个“真”字。第二层，是个“嫌”字。“真”原是人所追求的最为宝贵的质与德（真善美，真是首位与根本），可是真的来了却又被人嫌弃。第三层，我之真竟为世所嫌，此种处境，实实可怕！——此“畏”字之所以可悲也。

即此可见，“真”者最难取悦于人，也最难坚持不易其操。

这事势，连大诗人少陵老杜都是被一嫌一畏折磨得发出慨叹。但是世上可也有不畏人嫌我之真的吗？

就我所知，这样的不畏者确实有之——就是吴宓先生。

“余生也晚”，竟也有幸还赶上了与好多位高人贤士硕彦鸿儒同时同世。更幸者又还得有与之交游倡和的奇缘，如吴先生，即此诸位中的一位独特之例。

我与吴先生只有一聚之缘，是在1954年的上元佳节间，地点是重庆北碚西南师范学院。

我能与吴先生相会，全是由于亡友凌道新兄的厚意。道新是天津耀华中学毕业而考入燕京大学的，我们是天津同乡、燕大同班，但不熟识。1952年夏，我到成都华西大学外文系当讲师，他立刻“发现”了我，“追踪”到我寓处，一叙起来，便成了“他乡故知”，格外亲切起来。道新实乃难得之俊才，可惜居于“下位”，而且“文



革”毁了他，我应另文纪念亡友，此刻实难兼叙详情，如今只得单表一层：1952年我到华大后不久，即雷厉风行展开了“思想改造”运动，紧跟着高等院校大调整。我是华大惟一一个留在成都的外文教师，归入四川大学，而道新却调到北碚师院去了。他因在彼校，遂与吴先生过从渐密。道新的七律诗作得极好，而且英文造诣也高，这无疑是吴先生在彼难得遇到的有“共通语言”的英年才彦。

我与道新别后，彼此相念，书札倡和。至秋冬之际，来札叙及拙著《红楼梦新证》问世不久，彼校师友，亦皆宣传，已得吴宓先生寓目与评价，希望能谋一晤，面叙“红”情。因只有寒假方能得空，于是邀我于上元佳节到渝一游，藉慰离怀，兼会诸位谬赏之知音。

那时成渝铁路已通，我果于约期前往，道新特自北碚赴重庆车站相迎。我一出站，见他停立栏外，丰采依然，心中无限欣喜……。

以上叙明了我所以得会吴先生，全由道新的至意，安排一切，热情令我真正感到“宾至如归”与深宵剪烛的相兼之乐。

我与吴先生会面了，没有什么寒暄俗礼套言。我对他并不陌生，因为读过他的带有“中西合璧”特色的诗集。至于“视”我为“何如人”，倒不曾想像过，——好像是“早就谈过的”，今日只是“续前”的一般。

初见吴先生，印象如何？可是不易“描写”。他生得貌不出众，平常又平常，身上并不带着诗人气质或什么才华风韵。语言也不出奇。我方知他之无奇，一切显得那么平常，才是他的奇处——奇在罕见的一种率真的人格。

文人，“知识分子”，往往是怀才自负，也不甘寂寞，需要“知音”，因而在众中总会寻机会显露一点自家的抱负才能，与众不同之“奇”处。吴先生是与此相反。

但出人意想的却是他的无意违众倒成了他的最大的“逆俗”。

比如，我们相会之目的是为了“红学”（在胡适之先生的《考证》之后沉寂了二十五年而忽有拙著《新证》出现是大家聚谈的主题），他却并不“成本大套”的“论红宣讲”，只是像一般不治红学的那几



位教授老师们一样地“闲谈漫话”。有位老师给我写了某一僻书中关于雪芹的材料名称,这时吴先生也补充几句他所知道的,但当别人说了他所不同意的见解时,他却话语多起来,十分直爽地表示“不然”“不对”“不是那样”!

他如此直爽坦率,有时使对方不好答言,他也一点儿不怕对方“不好意思”,或引起不快。在谈红学见解上,他并不“照顾”别人的“情面”——这大约是他心中并无世俗的“人情世故”,只是一片说真心话以诚相待之意。

那次夜晚,道新兄还特意替我向大家“展示”了我自题《新证》的两首七律,诸位先生都答应和韵——果然我得了不少篇佳作,而吴先生却说:我不和诗,另给你题一首“曲子”。

次日,道新单请吴先生与我,三人同到小馆子便餐,吴先生把所题之册页(我自成都带去的)还给了我。接过来敬展一看时,吃惊不小!

原来他是用墨笔恭楷——像印板字一样的方整字体,写下了一首《世难容》。

《世难容》者,谁不会忘记那是雪芹为妙玉女僧所设下的一首“曲文”,其中有句云:“却不道好高人愈妒,过洁世同嫌!”是全书中最极感慨沉痛之音!——而吴先生却照此曲律仿作了一首,一关键词语还特用朱笔书写,夹在墨字中间格外鲜艳夺目。

这使我深深体会到:这位老人,自己很明白自己是妙玉那样与世难谐的“畸人”。这其中的意味是异常深刻的,带着巨大的悲剧性。

那时吴先生的处境如何?

历史职级带给他一份高工资(这当然指那时标准)。他自己简朴至极,把钱都花在别人身上。所谓别人,据悉那是各式各样的贫困待助者。我在四川大学时,外文班中一位学生就是受他资助的青年。还有一位贫病无依的女士,生活一切全由他一力供给。除了经常性的,还有很多临时的或断续的受助者。





全部负责供养一个女的！——这事就引出来很难听的流言蜚语。

在教育岗位上，把他弄到历史系，所“用”全非所长。也不受尊重。我到川大后，见那时那里并无外国文学专家，建议把吴先生调来，以展其平生学养抱负，培育后学——此意同学们十分赞同，便向上面反映。结果有关部门派来一位干部，在我的课堂上训话，“……他是什么人？！他搞的一套是什么？他搞《红楼梦》！……”

我一听这话碴儿，就明白了许多以前不懂的“道理”。吴先生当然不会调来了。《红楼梦》还被看作是“毒草”。

吴先生始终被人看成是一个罕见的“怪物”。例如在吃饭时，在临散席时，他见别人碗中有未吃净的米粒菜叶……，一定要拿起来替那人吃“完”。连道新兄也劝过他，说不可如此，太忤俗，也太“过份”了。吴先生答：我只是行我所应行之事，既非对人，也无用意，没有什么可计较议论的。

与他作别后，赠过他一首七律，现今只记一句是：“魏魏鲁殿总堪伤！”也通过几次信函。

当年夏初，我回北京后，他曾特嘱其原配陈夫人代为寄赠来一部当时已然难觅的《吴宓诗集》。可惜这部书与许多珍贵“文物”（当时以为“无奇”的尺牘、诗词手迹，皆是名家所惠，一片深情），都随“浩劫”而不可再见了。

吴先生是第一位指出《红楼梦》是以诗人的心眼与价值观看社会人生的伟大著作，无与伦比。他自己正似近于“曹雪芹型”，不为世俗理解，不为社会宽容，至今仍为某些人歪曲笑骂诽谤——他自己并无意标榜一个“真”字，但他已体会出“世难容”三个字的滋味多么不易承受。

这一点，我看已然分明。我所能追忆于吴先生的，其实也只有这么一句话而已：他并不畏人嫌我真。



请自重,涵泊兄

孙见喜

你是我儿子。你的荣誉是三岁半那年赢得的。那是1993年。

之后,1994年、1995年、1996年、1997年、1998年,五年,至今,你再未有杰出的表现。那时,你堪称纯洁的心灵、善良的天性,曾使多少有学识的成年人自惭和愧疚!有个耍猴人为了挣钱,用皮鞭抽迫小猴子头顶砖头单腿独立,你看到了,挣脱妈妈的手从围观大人的腿缝儿钻进去,冲到耍猴人跟前扭住皮鞭就夺,撕扯中哭闹着怒骂大人都是坏人。围观者都是大人。大人稍一愣怔,便哗哗地给你鼓起掌来!春天了,幼儿园的老师带你们去环城公园,草丛中一片野花,老师叫你的小伙伴每人折一朵,大家都折了,惟你独立一旁垂泪。老师问你,你反问老师:折断花杆花痛不痛?这件事情是事后老师含着泪告诉你妈妈的,我怀疑你后来当小组长与此事有关。在我心里,这类故事只不过为传统人性论者“人之初、性本善”的观点,多提供了一个实证支持而已。但你的优秀之处还有其他方面,比如你解决报时器公鸡叫鸣的问题,电视机出了故障你知道敲那个部位就能发出声音的问题,等等,1993年,你只是三岁半!

因此,一位著名作家写文章称你为“老师”。也因此之关系,作家的一帮子学生,或称作家为老师的作家,此后便称你为涵泊兄了。但你必须明白:今年你才八岁,大家称你为兄,只是对你三岁半时那份纯真天性的肯定,同时也带有耍逗的意味。你不要误解,这里的兄和年轮意义上的兄是决然不同的概念。





涵泊兄！你从三岁半长到八岁，只过了四年多，国家或我省的财政收入、一些个人的钞票储存，比你三岁半那时增加了许多，而你的正义和纯洁几乎消失殆尽！作为父亲我不喜欢的东西，反而在你身上生长了不少。

涵泊兄，听我说，你不要犟嘴，我是你父亲！我今天请你安静地坐在我的对面，是要严肃地同你谈五个问题：

第一：关于拉手手的问题。

涵泊兄，我说出这个问题，你要保持冷静。别急，你听我说，那天傍晚，放学回家的路上，在小巷深处的树荫下，拉着女同学刘萍的手手，俯在人家耳朵上说悄悄话，有这事不？你冷静如实回答！你看偏不偏巧不巧，这事就端端让我和刘萍她妈瞧见了！刘萍她妈脸都气青了，冲我一甩卷曲的马尾发，恶恨恨地骂着：“狗要样教育孩子？！”人家凶呼呼地拖走她女儿，可你还向人家招手说：“阿姨再见！”

所以我必须向你严正指出：涵泊兄，请自重！

关于九十九朵玫瑰的问题，性质类似，你自己想去。

第二：关于加油、漏油的问题。

涵泊兄，你先别犟！好，你可以说一句。嗯，就算拉手手的问题，是你俩策划收钱的事儿，可鲸鱼一次要吃好几吨食物，你们难买得起？绿色和平组织是外国人的事，你们一群娃娃瞎掺和什么？而且你们凭什么判断，鲸鱼集体自杀是因为没有吃的？好啦，坐端正！你知道，爸的摩托车叫贼偷去了，爸也不再为油箱漏油而苦恼了。这一年多，风里雪里、泥里雨里，咱俩去医院给瘫痪的妈妈送饭，摩托车经常因漏油而半路上熄火，这时候，我在前头拖，你在后头推，咱爷俩吃尽了苦头！可是倒好，你把这些痛苦的记忆用在了学校的运动会上，你是啦啦队的骨干人物，你们班的队员过来了，你领头喊：“加油加油！”别班的队员过来了，你领头喊：“漏油漏油！”你实在是一个坏小子的角色！

第三：关于飞机倒退的问题。





儿子，涵泊兄！你不要犟头噘嘴，我说这些是为你好，树不削了斜枝长不高，人不改了毛病不成才。你不至一次问我，汽车能朝后倒退着开，飞机为什么不能朝后倒退着飞？我说你这纯粹的胡提问题，你说怪我没知识，有知识什么问题都能回答。我说这牵涉到动力学的原理，不是小学生思考的问题，你说人家小学生还申请专利哩！你偶尔得知我有一个毕业于西工大的同学是学飞行器的，就软磨硬泡让我给我这位叫南淑灵的同学打电话，我说我这位同学是学飞行材料的，解决不了你的问题，可你偷看了我的电话本，偷偷给这位飞行器专家打电话，提出为飞机安装前后两个机头的设想。儿子呀，解决飞行器的飞行状态和性能是当代最尖端的科技问题，你怎么可以探头窥看？你能把100以内四则运算学好就行了，其他的就不要胡思乱想了。我告诉你，过几天我这位同学要来看我，面对这位高级研究人员，我必须郑重提醒：涵泊兄，请自重！

此类的错误还有，比如金鱼不吃核桃的问题。我告诉你多少遍，金鱼只吃虫子，可你懒得去捉，总试图用家里的现成食物去喂，饼干、酥糖、米、萝卜，都不行，八条金鱼，已饿死了四条，可你还在琢磨！那天，家里来了一位养鱼专家，我想用奶奶捎来的干果招待人家，叫你去找榔头砸核桃，你却大声对我和客人说：“金鱼不吃核桃！”这里你犯两个错误：一是不该在养鱼专家面前卖弄自己浅陋的养鱼知识，二是在没有弄清核桃给谁吃的情况下就乱发言，这很不礼貌。

第四：关于七块半钱的问题。

儿子，你爸活这么大年纪，可没给自己过过生日。你倒好，今年十月十五日，你大张旗鼓地给自己过开了八周岁的生日！是的，这我承认，你花的是自己的钱。你的存钱罐里，就一共只有这么多钱，七块半呀，就不能买些别的？文具呀什么的，为给自己过生日，你竟一次花了个精光！你妈妈长年病卧在医院里，这件事儿我也不曾考虑得很周到。儿子要请客了，首先得请请老子吧？你可好，



竟瞒着我,请了四位尊贵的客人,一男三女,全是班干部!当然,当然我知道,你花五块钱买了一支大面包,花两块半钱买了二十颗酥糖和八支小蜡烛,饮料和果酱是你私自运用了家里的储存。你们过生日的程度肯定是西洋那一套,全从电视上照搬的,唱什么歌,怎么拍手,我能想得来。儿子,我给你讲过,咱中国人做事要讲中国的传统,洋里洋派的我想着就生气!对了,你还收了礼,是条屏一件,手绢三块。哎,涵泊兄,你要是到了老子这年龄,过个五十大寿,谁送礼送辆汽车你都敢收!龟儿子,犟!我打你个小崽子,嗯!嗯!

第五:关于汽车修理铺的问题。

老子就是老子,儿子就是儿子。不准哭!把眼泪擦干!

哎,涵泊兄,你说你整天都琢磨些啥么!你姑夫给买的电动飞机你拆了,你小姨给买的遥控坦克你拆了,还有那么多汽车,把这个的轮子给那个按上,把那个的电动机给这个按上,还试验什么双发动机,还试图给汽车装机翼!胡成精!胡成精也罢!可你琢磨到钱上去了,有人向我反映,说你替小伙伴修一辆汽车收两毛钱,修一辆坦克收四毛钱,修一架飞机收五毛钱,好啊,小小的你就进入市场经济了,下海了,拜金主义拜到我家里来了!我是穷,我给儿子买不起游戏机,买不起VCD,更买不起钢琴和电动转笔器,可你爸我小时候在竹棍儿上扎一撮羊毛不也练就成了一手好书法吗?

是的,给他们修理汽车占用了你的时间,我承认你这也是劳动,但你不能在星期天义务为大家服务吗?星期天你要玩儿,不玩不行吗?我总觉得你思想太野,受社会上市场经济的不良风气影响太深,我很想把你转到乡下去,到你奶奶那座山背后,只有八个小學生的学校去读书,那儿好像还没有太多的污染,人情纯朴,全是你三岁半时那种境界。我想在你的窗户上挂满帷幕,连阳光也别进来,将人之初的善性生态原封保存。我又想在你房间的墙壁上,全开满窗户,让各种各样的光线都进来,使你人生的旅途充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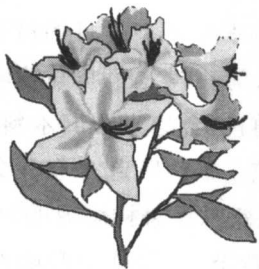
光明！

你不要一脸茫然，这些话你可能听不懂。但是涵泊兄，你爸我确实很苦恼，我不知我的儿子将来会是什么样儿，我希望他将来穿皮鞋却不失林泉之志，我希望他将来穿草鞋却不失现代生活；要狼抗御风暴的能力却又有狗的温顺，要猪有圈里的安全却又有山野间的自由……儿子，爸要为你设计一条两全之路，我还要苦想想，苦想想。

如果说，爸绞尽了脑汁，给你指路的脸仍然一片茫然，那你怎么办？

我想，那你还得朝前走。不过，你得给爸留一句话，你想留什么呢？

“请自重，爸爸！”





小巷美人

李天芳

10多年前的小巷,还是清一色的平房院落。随着时光推移,小院里涌进越来越多的人丁,却不见那矮房瓦屋更新长大。因是,当我们的住宅楼刚落成入住时,曾惹起一阵不大不小的震动,引来无数渴慕的目光。我们也顿生一种鹤立鸡群之感,闲暇时,站在自家的阳台上,居高临下地望去,天长日久,不仅平房院里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,连同它的主人公们某些隐秘的故事,也为我们知晓一二。

这里的住户,大都属于城市的底层,为生存温饱长年累月地奔波操劳。父辈们筋疲力尽地衰老了,年轻人又接着打工,开“出租”,做着各种各样的小本生意。夏日的黄昏,在我们楼前的电杆下,他们扎着堆儿走弈,为一棋之争哇哇嚷叫,闹声使楼上的写作者彻夜难眠。有时,他们也会静坐在旧木料上,低头吹奏口琴,或轻轻地拨弄一把旧三弦。琴声听起来有几分无奈,几分忧伤。这情这景,常常使我想起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中,保尔和他的童年伙伴,在村头拉手风琴的章节;也往往使我隐约感到,为挣脱父辈留下的生活模式,新生代那一颗骚动和不甘的心。

在小巷的末端,芸芸众生之中,住有一美女。美女其实已是少妇,不过,少女的鲜艳和少妇的风韵兼而有之。她娇好的容貌,虽不能说倾城倾国,但确实为我们这个其貌不扬的小巷,增添了一道令人愉快的风景,一个叫人不由振作的兴奋点。出出入入的时候,你会和她不期而遇,但凡一遇,你便身不自主地要向她投去一瞥。